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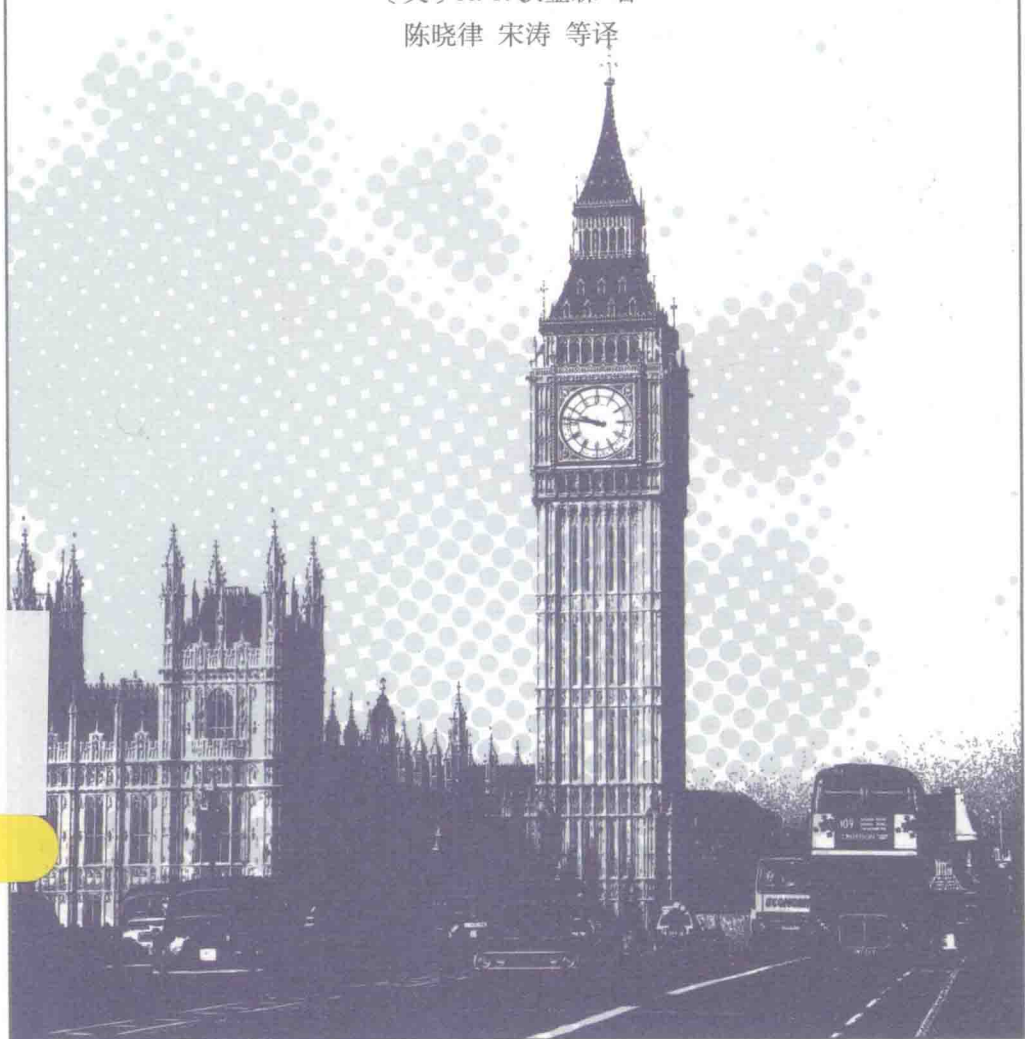


英国史
前沿
译丛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英] H. T. 狄金森 著
陈晓律 宋涛 等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主 编

H. T. 狄金森

钱乘旦 刘北成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英〕H. T. 狄金森 著

陈晓律 宋涛 等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英)狄金森著;陈晓律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英国史前沿译丛)

ISBN 978-7-100-10917-8

I. ①十… II. ①狄…②陈…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英国 IV. ①D7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0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英国史前沿译丛

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

〔英〕H. T. 狄金森 著

陈晓律 宋涛 等译

陈晓律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17-8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1/2

定价: 49.00 元

H. T. Dickinson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 H. T. Dickinson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la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中译本根据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英国史前沿译丛

总 序

任何人都需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他就无法理解他所看到或体验到的现实，也就无法做好准备去影响未来。没有适当历史知识的人就如同患了失忆症，无法真正理解世界，只能随波逐流，既无法做出任何明智的现实决定，更无法采取审慎的行动来塑造未来。当然，无论多么热忱，无论多么努力，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整个世界的所有历史。对于一个公民来说，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历史。除此之外，为了开阔视野，就应该努力了解一些特别重要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尽管那些国家与自己的国家经历不同，但对世界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我建议中国读者既要了解中国历史，同时也不妨了解一些英国历史。英国位于世界的另一端，社会文化与中国迥然有别，历史经验也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差别是，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领土广阔，而英国的领土不大、人口不多，却利用近海之便而成为世界强国。英国在历史上有些事情乏善可陈，但它无疑也有一些惊人的成就，而且它对世界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同等规模的国家。人类能够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误中有所借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了解英国的历史经验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贡献大有裨益，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因此，我们在确定这套译丛的书目时，力求能够反映英国历史的重要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不仅了解英国历史，而且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能窥见西方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历史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的。

英国的历史无疑受到其特殊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制约。英国是由欧洲西海岸附近的一系列岛屿组成的。这里气候宜人，没有长时间的严冬和酷暑。英国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山区也适宜放牧牛羊。英国自己能够提供重要的原料，如木材和煤铁矿石，沿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这里没有人迹罕至的沙漠和高山峻岭，反而有众多可以通航的河流与天然港口。所有的居住区都距离大海不超过一百公里。在古代，这些岛屿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和平移民和武装入侵者。但是最成功的入侵是在1066年，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了。其他国家很少能有如此长久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时期。英国到欧陆的海上距离还算比较近，这就使得英国很容易与欧陆的巨大人口展开贸易活动，但是一旦英国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大海也是防范欧陆强敌入侵英国的一道生死攸关的壁垒。英国的海军能够有效地保卫英伦群岛，但不能被某个专制君主用来压迫本国居民。借助海军，英国也致力于掌控跨洋贸易和占有远方的殖民地。当欧洲列强开始越过大西洋把自己的贸易和势力扩张到非洲和美洲时，在与西班牙和法国这些地广人多的国家竞争时，英国因为自身的地理位置、众多的天然港口和日益强大的海军而处于优越地位。因此，英国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表明气候与地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故事。

在享受英伦群岛的天然优势方面，英格兰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比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凯尔特人和其他族群受益更多。英格兰人居住在最大岛屿（大不列颠岛）最富饶的地区，享有更好的气候条件，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他们的人口也逐渐多于比邻而居的凯尔特人，而且这种数量优势在几百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不仅在英伦群岛，而且在整个欧洲，英格兰人建立了第一个拥有明确边界的统一民族国家。因此，英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格兰人如何与英伦群岛上其他族群互动的故事。这是一个英格兰人侵略近邻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以及这些近邻武装反抗的故事。这也是通过王朝联盟、谈判订约以

及和平方式来建立兼君共主政体、统一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以及一个共同市场，从而创造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国家的故事。这就导致了英格兰对英伦群岛的文化和语言霸权，促进了文化融合，但是也造成了英伦群岛上非英语居民的某种反感。因此，英伦群岛的历史也是一个有限空间中更强势族群与人口更多的族群之间矛盾冲突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关于把常常武装对立的族群变成新的统一民族国家是多么困难甚至是否可能的故事。许多英国近现代史学家都在思考，是否有一个大不列颠民族，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是否已经消除？许多英国近现代史学家也非常关注中央（以伦敦为基地的王室、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与边缘（英格兰的偏远地区以及英伦群岛的其他部分）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多数英国近现代史学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旧有的英国史实际上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但是他们也发现，在撰写英伦群岛的历史时如何公正地对待中央和边缘，其实并不容易。不管怎样，近年来，他们开始尽力而为。

由于英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脉络就是英伦群岛是如何统一为一个国家和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系，由于英伦群岛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没有遭受重大的外敌入侵，还由于英伦群岛开始把贸易活动和帝国统治扩展到世界各地，历史学家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英国历史主要是由欧洲大陆的事件塑造的，还是说英国具有与其欧陆邻邦明显不同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英国卷入了许多次与欧陆国家或敌或友战争，也一直与欧陆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深受西方世界重大宗教和思想运动的影响，如基督教的传播、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世俗社会的兴起。另一方面，英国在也某种程度上孤立于欧陆之外，在许多世纪里免遭来自欧陆的入侵。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和代议制的体制，并且在许多世纪里维持和扩展了它们。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大国建立了一个开放和流动性比较高的社会，而且比其

他欧洲国家更早粉碎了建立威权式国教或绝对君主制的图谋。17世纪中叶，英伦群岛发生了第一次伟大的现代革命（先于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没有实现最激进的目标，但是它传播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期望。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有限君主制，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每年定期召开议会的制度，逐步扩大了选民的数量，保证了独立的司法和法治。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甚至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大国相比，英国所经历的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都比较短暂。英国先于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国家建立了一个稳定而适度开放的政体，而且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与时俱进。中国读者在了解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之后，或许能借鉴不少东西。

直到19世纪之初，即便是按照欧洲标准来衡量，英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领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算多。但是，其他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没有入侵之虞、便于进入欧陆市场，其海外领地生产欧洲人所渴求的产品，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把英格兰乃至随后的整个大不列颠群岛变成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社会，并一度成为最先进的经济体。封建主义在英国的崩溃先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因此自由的居民能够施展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财产和财富也得到更广泛的分配。英格兰社会逐渐越来越多样化，开始发展成一个公认的现代社会，其中包含着一个有产业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一个很有分量的中产阶级，一个与土地无联系的庞大的工人阶级。英格兰最初是以荷兰为榜样，逐渐变成欧洲最先进的农业经济体和最强大的金融中心，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国和第一个工业国。这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在这个引领潮流的国家里，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里，主要从事工商业而不是农业。这些变化很快就传播到其他国家，但是在某些地区现在还停留早期阶段。最近数十年，中国已经成为这种潮流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因此中国读者可以了解英国是如何应对这些曾经影响并

依然影响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英国不是第一个建立海外大帝国的欧洲国家，但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最终拥有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帝国。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批评大英帝国的兴起，肯定它在最后60多年里的土崩瓦解。不过，大英帝国的兴衰属于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列，值得仔细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大帝国因何建立起来，它给世界历史带来什么改变，它为何并如何土崩瓦解。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先是大英帝国的白人殖民地，它们的历史与英国历史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英国历史，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大英帝国的衰落当然牵涉到英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的兴起，但是即便在为了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过长期艰苦斗争的国家里，英语、英式议会和司法体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现代国家曾经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非殖民化的进程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完全消除英国的影响。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联系在今天也依然非常重要。不过，人们往往忽视了大英帝国的历史对英国国内历史的影响。只有认识到今天的英国是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大国，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英国现代历史。为此，只要看看自20世纪中叶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英国的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今天的英国如何受到其帝国历史的影响，可以说，今天的英国是其帝国历史的产物。大英帝国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应该受到谴责，但决不可忽视，否则就难以理解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和发展。

在确定本译丛的选目时，我们的目的不是对英国历史做一番褒贬。英国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让他们在考察历史时不能带有傲慢、偏见或敌意。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褒贬，这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我们所挑选的著作都是西方学界公认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历史，而且显示了现代历史学家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它们不是以传统的不容争辩的

方式面面俱到地讲述英国历史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之所以受到好评，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以前没有充分探讨的历史侧面，它们以新颖的方式进行探讨，它们追问新的问题，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挖掘以前被忽视的史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它们受到其他学科，如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的影响。它们对英国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甚至颠覆性的解释。它们提出新的思路，引发新的争论，并且成为最高学术标准的样本。它们让读者看到了深入英国历史的全新路径，这些路径也是深入理解任何社会的新思路。我们相信，读者不仅仅能获得有关英国历史的新信息，了解到有关英国历史的新解释，而且也能学到令人兴奋的研究历史的全新方法，进而用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例如，我们在这些著作中所获得的如何研究历史的教益也可以用于研究中国。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教授，前英国皇家史学会主席
2010年
(刘北成译)

译者序

当在龙年春晚到来之际总算校完译稿之后，我不觉长吁了一口气。恰如狄金森先生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要比我的预期或说希望花了更长的时间”，我们的翻译工作也是如此。不过，任务完成之后，总有一点儿兴奋，好像不说点儿什么心情就难以平复，于是写下了一些感想，算是译者序吧。

狄金森先生是英国史学界著名的学者，主攻方向是18世纪的英国史，这本《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去重复学界已经一再重复的美誉，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20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潮流中，民主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主旋律。它在西方各国和一些个别地区，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然而，人们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国家，引进民主制度后，都能产生预期的愿景。更多的时候，是这种制度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并使所在的国家动荡不已。这不仅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非洲的很多地区和国家是如此，就是在近来的中东地区，极端组织的出现与空降而来的民主体制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最早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的是大名鼎鼎的塞缪尔·亨廷顿，他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即在不成熟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民主未必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选择，建立政治秩序才是最为优先的实务。但他20年后在另一本专著《第三波》中，却又似乎忘记了他以前的解释，开始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为世界历史进入了民主运动的第三波而振臂高呼。然而，当这些地区大范围推广民主之后，

所产生的乱局居然与他半个世纪之前的分析如此雷同，却不能不令人深思了。于是，所有对民主怀有强烈诉求的人们，都被迫再次考虑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为何民主在各国结出的果实总是不一致？为何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经济方面很有作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状况与亨廷顿半个世纪前所说的依然没有根本的差别？与此同时，人们对那些长期保持稳定，享受民主带来社会发展红利的国家在艳羡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何一些国家能够产生优质的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则只能造成“民主式的”混乱？

这就使更多希望厘清自己思路的人们将目光重新转向了那些已经成功构建了民主运行架构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而其中，由于“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很少有人真正把美国作为自己效仿的蓝本，反倒是英国这样的一个岛国，从近代初期一路走来，其政治发展进程有太多令人玩味之处。尽管直到今天，英国还有王室，但英国政治或社会都很难产生极端主义的思潮，这一点甚至比美国还好，因此，英国在这样一种局势中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觉为奇了。

客观地看，英国能吸引人们关注的主要特点是其政治发展的平稳性和延续性。从17世纪的内战在光荣革命画上句号后，英国在几百年的时期内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剧烈冲突，政治发展也是缓慢但却稳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在20世纪初让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拥有了选举权。不过在一般的史书中，学者们关注的时段有一些差别，大多数学者的重点集中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变革，主要是三次议会改革，因为这几次改革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选举权，最终使英国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19世纪各种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场面，18世纪则显得过于平淡，难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在阅读了狄金森教授的大作后，我觉得18世纪似乎更为关键，因为它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解决了一个很多国家都容易忽略的问题：即社会从革命向平稳的和平发展过渡的权力再分配问题，

以及大众如何被和平地纳入新的体制的问题。

18世纪的英国，在解决这一“转型”问题时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保证了光荣革命的成果得以开花结果，而且还为19世纪的大众民主政治的进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依然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议会与国王对权力的争夺最终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民众也就此直接获得了参政的权利，这依然是一个精英统治的时代。当然，精英统治的时代并非可有可无的阶段，英国的统治精英，对英国能够从革命的状态转向平稳的大众政治参与时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拥有选举权的人不到人口的5%，应该说与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人数不多的政治“贵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创造出了一系列现代的政治游戏规则：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内阁制、首相制、政党政治、合法反对党、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等等，使英国的民主从理念到现实逐步地充实起来，并在民众中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的程序与惯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公开制度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其重要性绝不低于实际的民主制度。于是，在18世纪提供的厚实的基础之上，英国在19世纪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派别，都有某种民主的“共识”，议会制度的改革尽管有争议和斗争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复，社会十分平稳地过渡到了现代的大众民主形式。而法国由于这一过程的相对短促或几乎没有，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激进势力以革命的名义将民主的幼苗扼杀，魏玛德国则更为糟糕，由于未能让这些民主的“软件”与硬件配套成龙，最后是让希特勒以民主的形式彻底地断送了民主的政体。

由此可见，18世纪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对英国社会的平稳发展是何等的重要。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再来理解亨廷顿的名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就会发觉，不仅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此，就是现有的发达国家，在相同的阶段也基本如此。而英

国在这一阶段能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应该是一个值得学者们反复探索的现象。

正因如此，狄金森这本书的研究就尤为珍贵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历史学家们已就18世纪英国政治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而每种解释又为我们理解这一课题添加了一些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这些解释为我们对于统治精英和非精英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更好的理解，而最重要的是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对于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彼此对话的方式、影响和互动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而他的这本书就是对18世纪英国大众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的研究，但它又是一次展示政治文化如何与政治精英相联系的尝试。

亨廷顿曾转述托克维尔的话说：“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这句话对理解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能够平稳发展是十分贴切的，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英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学会并提高了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

在这一各个阶层在变动的社会条件下学习处理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中，英国的精英阶层无疑起着主导的作用。英国的好处是精英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构成和边界具有一定的交织和重叠。狄金森指出，“要想进入贵族统治阶层并非易事，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封建或军事的社会阶级，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拥有财产的人过从甚密，关系复杂。金融家为他们提供贷款和抵押；富民是他们的佃户和邻居；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商人和工场主满足他们对于丰富产品的需求。当他们想要开发封地上的矿产资源，他们通常会寻求一些拥有相同商业利益的盟友。他们自己都非常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而这一点为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和利

益。18世纪的政府严重依赖于由金融利益产生的贷款，议会针对为对商业社会创造出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税的征收日益增加。英国进行的战争基本上就是为了殖民地和商业利益。议会通过的立法中一大部分都是写财产权、商业贸易和促进商贸经济、发展城市社会相关。尽管对自己的地产充满了热爱，这些拥有大量地产的精英们通常还是在伦敦从事大部分政治活动，然后在温泉和当地集镇上消磨一些闲暇时光。”（原书导言第6页）

当然，尽管有着这种较为广泛的联系，人们并不能否认贵族精英在英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些贵族精英阶层也十分了解他们天生拥有的统治社会下层的权力，而穷人是不能被给予统治权的信任的。他们确信民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所以会不可避免的退化到无政府的状态。为了维持秩序并保护财产，他们认同国家需要一个绝对不可抗拒的专制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应当把这种权威置于“王在议会”的形式下，而不是在单一君主的掌握中。在他们看来，不能指望有资产的人们（尽管他们获得了财富）把他们的财产交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摆布，只能把它们置于一个由有财产的富人组成的温和议会的最最终控制之下。他们仍然相信更多的自由就是所有人享有对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并不承认所有人都有积极主动参政的权利，但他们确实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一定的公民自由，这包括行动自由的权利，良知自由的权利，表述自由的权利，个体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以及享有他们的企业和劳动成果的权利。他们自己尽力限制王权，废除特权法庭，建立独立的司法组织，让法律视所有国民平等，并结束了残酷专断的关押制度。良知和信仰的自由，在18世纪逐渐扩展到了所有对国家不构成威胁的人身上，即便有的人因为不属于国教而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所有国民都被允许为纠正不公向国王和议会请愿，同时出版自由日益被普遍地当作是对英国式自由最有力的保障之一。（原书导言第6—7页）

换言之，英国的政治精英知道自己的权利边界，了解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承认一般民众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应该说，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哪怕是不平等的权利，都是一种社会进步。这一点对英国能够在18世纪不温不火地由革命转入“和平建设”阶段至关重要，也是社会上层与社会其他阶层能够有效协调相互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前提。

此外，在这一和平变动的过程中，宗教的因素也不可忽略。英国革命的起因就与宗教有关，因之它在西方学界也被称为“清教革命”。所以，如何处理宗教纷争也是英国社会是否能够平稳发展的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狄金森指出，解决得好，宗教也可能被用于维持权威和对权力者的服从和归顺，而宗教少数派别可能被圣公会否定其完整的公民权。另一方面，汉诺威朝的政府渴望避免宗教冲突，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介入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愿望。以大陆的标准看，英国的宗教自由程度很高。理论上宗教法庭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事实证明，它们越来越难以行使这些权力。英国国教会可能还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但1717年后，宗教集会停止扮演任何主动角色，《赔偿法令》和偶尔顺从的举动削弱了通过《公职宣誓法》加诸异教徒的限制，除非在极端的政治危机下，否则即便是针对天主教的法律也很少实施。理论上，英国国教会是统治集团有力的支柱，但它经常觉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18世纪早期，对来自异教威胁的恐惧逐渐升级。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又因为各种异教的成长而陷入恐慌，包括阿里乌斯教，自然神论，共济会，甚至还有无神论。18世纪中期，英国国教的教士为卫理公会殉道宗的复兴而担忧，而在18世纪晚期他们又要担心理性宗派的活动，他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穷人不在他们的教堂了。尽管是英国国教，英格兰教会内部一直都是分裂的，从来都未曾拥有所有英格兰国民的忠诚。用宗教术语来说，18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多元论的社会了。（原书导言第7页）而社会的多元，对社会的各个集

团学习如何处理相互的关系显然是有益的。

一个社会如何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体制过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只会越来越高。将大众政治民主参与的现代化动荡转化为稳定的社会政治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理论问题。就此而言，狄金森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他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一个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是如何平稳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个不同社会阶层为自身利益的诉求而相互角力的过程，一个以合法的形式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政治文化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正是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展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有地产的精英阶层与其他有产人士的关系；他们对法律规则的接受、议会的更加广泛作用和所有国民享有的公民自由；接受宗教宽容，即便不够强硬，却也是态度诚恳的；经济中商业部门的重要性；一般秩序的普及；还有城镇和其欣欣向荣的城市文化的发展。所有这些英国社会的特点都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政治环境的决策。

其实，狄金森教授的大作，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十分生动地再现了18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是人们没有仔细阅读之前很难想象的。可以说，如果细细地咀嚼其中的很多处理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的过程，人们会从历史中感悟到很多其他种类的专著中难以把握的人类闪光的智慧。

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本书的第一章着眼于人民在议会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并展示了有产的精英阶层如何仅仅通过花费一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尝试影响选举者投票，以达到控制下院成员人选的目的。第二章陈述了一个观点，即议会不仅仅是一个为政府征税，或为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利益而通过法律的机构，它还是一个各种压力集团在急